

有懷舊癖的人，到上海不免會滿懷惆悵。那斗換星移，物是人非的如夢滄桑，經歷過的人，回憶起來不禁感慨萬千，而曾經歷過的如我等，則是一個尋夢園。上海的繁華背後，潛藏著一種蒼涼，可也

不全因為張愛玲的「華麗的蒼涼」。上海已故老作家柯靈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，為李恩緒的《愛園園夢影錄》一書作序，就曾說過：「愛園園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場噩夢」這書序，就意識形態，當然是「時代的產物」，但說的也是事實。上海往事，不就是這近百

年來風華榮悴的種種嗎？

漫步在靜安區一帶的梧桐樹蔭下，懷舊即成了一種情調。那裡的「老房子」帶出來的一種過去歲月的考定。春陽緩緩西下，你打從高牆底下走過，不由將深情的目光望向牆頭，心想，那高牆

裡面，曾經幾度人去樓空？而高牆外面，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」的故事又上演了幾回呢？十九年前，我第一次去上海，是隨作家團前往的。既是作家團，少不免會有些文學活動。譬如拜會文學團體、出席座談會、參觀文化名人或作家故居什麼的。記得那次的座談會是在一幢氣勢宏偉的花園豪宅裡。說它宅是花園豪宅，更由於那房子的

一派富貴氣。若以當時的流行語或文藝腔來說，便是洋溢著布爾喬亞的氣息。我的座位正好面對著玻璃窗，時值春日，雖僅是花園的一角，也能望見園中花木扶疏，綠草如茵。會後，趁著大夥拍團體照的空檔，我趕緊四處參觀，要看清楚這種房子的格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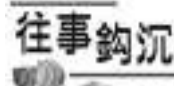
杆，扶手漂亮而柔和。天花板上精美的圖案雕刻。地板是黑白花色的瓷磚，相間拼貼，映襯出過去的時代風貌。走出花園，滿眼蒼翠，淡紅淡紫的牡丹開在矮矮的圍欄裡。園中有一座噴水池，是那種很多雕塑的羅馬風格噴泉。池子中央的維納斯女神雕像，美麗而典雅，四個可愛的小天使圍繞在她的身旁。站在噴水池旁，可望見樓上的露台，氣勢宏偉的大圓柱，鐵欄杆，體現出一派貴族氣，這這一切都經過歲月風霜洗禮的；在那些清風明月的幽閉日子裡，這裡的主人想必也會閒步於這花園中，傾聽泉水叮咚……

來時沒留意到大門口的「上海作家協會」牌匾，出來時看到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就是「文壇後又看到《收穫》、《上海文學》、《萌芽》等牌子，呀，這些不都是文學刊物的名稱嗎？

上海的老房子、豪宅，竟然也讓向來與富貴沾不上邊的文學住進了進去！想來，還是「社會主義」好啊，瞧，國家的財產，文學竟也能分到一杯羹。而尋夢的文人，也不會老，那是一代代「承上啟下」長存

李憶著

尋夢園



玻璃窗是彩色的，一道樓梯盤旋而上；弧線的雕花欄杆，扶手漂亮而柔和。天花板上精美的圖案雕刻。地板是黑白花色的瓷磚，相間拼貼，映襯出過去的時代風貌。走出花園，滿眼蒼翠，淡紅淡紫的牡丹開在矮矮的圍欄裡。園中有一座噴水池，是那種很多雕塑的羅馬風格噴泉。池子中央的維納斯女神雕像，美麗而典雅，四個可愛的小天使圍繞在她的身旁。站在噴水池旁，可望見樓上的露台，氣勢宏偉的大圓柱，鐵欄杆，體現出一派貴族氣，這這一切都經過歲月風霜洗禮的；在那些清風明月的幽閉日子裡，這裡的主人想必也會閒步於這花園中，傾聽泉水叮咚……

來時沒留意到大門口的「上海作家協會」牌匾，出來時看到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就是「文壇後又看到《收穫》、《上海文學》、《萌芽》等牌子，呀，這些不都是文學刊物的名稱嗎？

上海的老房子、豪宅，竟然也讓向來與富貴沾不上邊的文學住進了進去！想來，還是「社會主義」好啊，瞧，國家的財產，文學竟也能分到一杯羹。而尋夢的文人，也不會老，那是一代代「承上啟下」長存

春晚是「三無」產品

姜春康



如是我見

瑞虎辭舊歲，玉兔賀新春。兔年春晚，如同定格在滾滾娛樂車輪下的一道軌，賴着不想走。有人說，兔年春晚乃「三無」產品，魔術類無亮點、歌舞類無看點、曲藝類無亮點。

先說「魔術類無亮點」。本來吧，觀眾在一「接」下來，就是見證奇跡的時刻」的劉謙的連續轟炸下，對魔術充滿了期待，吊足了胃口。孰料，深諳「觀察對魔術解密的興趣，已經超過了魔術本身」的春晚劇組，卻不按套路出牌，拿下劉謙，換上林志玲，真叫人大跌眼鏡！林志玲作為「最美龍套」，竟連背魔術師職業情懷「現場解密」。當然，姑且就認爲林志玲只是個「托」吧，那也能「解密砸場子」啊！再者，傅琰東表演的金魚魔術《年年有魚》，看似新節目，實則早在二〇〇七年網上的台灣綜藝節目中，就被表演過。更何況，「金魚體內是否有電網或磁粉，魚缸下有人以磁鐵或以通電的電線形成電磁場來操控金魚」的爭議，更讓觀眾對「虐待動物」充滿了質疑。

再說「歌舞類無看點」。以黎糊這個外行人的視角來看，綿延幾十年的春晚，每年的歌舞都像爛婆娘的裹腳，除了數十年不變的《難忘今宵》反復被人頌唱外，看點真是一年不如一年。僅從歌看，竟免年春晚白勺《春天裡》，以及周杰倫、林志玲聯袂上演的《蘭亭序》還算小亮點，那也遠遠不如牛年春晚的縱貫線以及虎年再聚首的小虎隊呢！並非要刻意挑毛病，旭日陽剛開口就有破音、周杰倫演唱小跑調、零點鐘響後蕭敬騰一連幾處高音沒上去。這些不完美，才彰顯了真真的魅力。

最後談一曲「藝術類無笑點」。無論姜昆大爺硬撐相聲大旗，還是本山大叔狂噴所謂的新台詞，誰都不能掩蓋曲藝泥沙俱下的大趨勢。這也難怪宋丹丹年初一「一大早就發微博稱：『都說今年小品不好，我真不知道他們有多不容易。』」年午年，年年在外掏東西都決空了。一旦不說「自從得了精神病，整個人精神多了」照搬網絡，也不說背叛叛師傅郭德綱的何雲偉和李菁帶來的相聲《獨家錄》呼天沒神韻，簡直就像耍猴表演，單看黃宏、小潘陽來大仙們咋咋呼呼的恣意做作表演，就足夠讓人感概——「春晚，太鹹」！沒意思了！

石成一組」共五組構成，目前人們仍能清晰看到兩塊直立的巨石與一塊楣石構成三石架橋，如今只留下三組三石架橋，它似乎能彌補外圍圓陣上的缺失。內陣中的內陣是十九塊藍砂岩組成的內陣，隱約可見到六塊殘存的石塊，還有一塊倒地的祭壇石。正因為巨石陣的造型與寺廟外形相似，加上祭壇石的存在，因此考古專家斷定，這是一座祭祀寺廟。

巨石陣到底是古天文台、祭祀寺廟，還是另有用途呢？它到底為何而建？何時建成？巨石如何通過簡陋工具運送到此？這一連串問題，至今仍然困擾著專家學者們。著名學者加弗尼指出，巨石陣是地球上被研究次數最多的紀念碑之一。究其原因，是因為石陣建成的三千多年間，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文字上的記錄，直至十六世紀國王詹姆士一世執政後，才正式任命英國畫家、建築師印迪高·瓊斯，開始研究巨石陣，從而揭開了巨石之謎。自此之後，隨著「考古專家」名銜確立，對石陣及周邊的研究才步入軌道。

在二十世紀末、二十一世紀初，人類對巨石陣的研究和發掘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。借助先進的「探地雷達」、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法，專家對石陣中出土的古人、古物及其地形作出新的評估和認識，因此，有權威專家指出，在這片綠野、丘陵中，數千年前它可能是一個宗教、文化甚至是經濟和政治中心。

在二〇一〇年七月間，英國再次進行一個為期三年的全面勘探和研究巨石陣的行動。英國《考古》雜誌編輯畢茲在該雜誌上說，是次活動是一項高水準的研究和勘探，它將為人類更進一步了解巨石陣，提供更為翔實、更具信服力的依據。

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化，人類對巨石陣的注意，不再只聚焦在一座古建築之上，他們的視野不斷擴展。在索爾茲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陣向北三十公里，是世界最大的埃夫伯里巨石陣；與平原上的巨石陣統稱為姊妹陣的巨木陣，兩者相距僅兩公里；與巨木陣相距不遠的是「涂靈頓石柱陣」等。人們透過參觀巨石陣奇景，有理由相信，這裡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「巨石世界」。

王亞蘭

英國巨石陣魅力

據英國文化遺產保護機構編寫的《巨石陣》旅遊書提示，公元前三千年，巨石陣周圍最早建起了一道濠溝和土堆；稍後，這裡出現了樹木結構的圓陣；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，巨石——每塊重量約四十噸的撒森石和每塊重約五噸的藍砂岩開始進入陣區。撒森石來自陣區外三十公里的伯爾森森林區；藍砂岩則是二百四十公里外西威爾士的普利賽力山脈上的岩石。經過約五百年的修建，公元前二千年，巨石陣完成其龐大的興建工程，巍然屹立在富庶的平原地區。

權威的考古專家們推斷，巨石陣分別由兩組外圍圓陣，和兩組呈馬蹄型的內陣組成。如今人們欣賞到的頗具規模的撒森石外圍陣，當然是由三十塊巨石組成最外圍的巨陣，歷經數千年的風霜雨雪，如今只有十七塊巨石依然昂首屹立。最引人注目的當推向東的「巨石中心點」，它由四塊挺拔而立的巨石，與三塊橫臥的楣石構成，立石上有二至四個碗口粗的凸位，與楣石上的凹位完美地連成一體。每年夏至日，初升的太陽先照在東北區的高跟石，然後徐徐照射在「中心點」上，陽光透過兩石間一米多寬的空隙，射向內陣的祭壇石上；而每年的冬至日，日落的太陽則從西南方照射在內陣中。

牛津大學教授霍金斯，通過多年研究，推斷巨石陣是「古天文台」之說。他認為，通過巨石陣中石環和土環的結構關係，可以精確了解太陽和月亮的十二個方位，並能規測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節的起落。

在外圍撒森石的包圍下，有六十塊藍砂岩組成的圓陣，可惜歲月已將該圓陣摧毀到難見其形了，只有數塊倒地的岩石，和三兩塊直立的砂石，證明圓陣存在的可能性。有專家分析，散失的藍砂岩可能被當地人用作修房建路了。

內圍陣是呈馬蹄型的撒森石，該陣的擺布是以「三



域外漫筆

《世界日報》每到農曆歲末就要引用各位風水、命相大師的預測，給讀者講一講下一年的「運勢」問題。

對於業內人士，命和運是有區別的：前者先天、長久，較難更改，後者則後天、短期，可以通過種種辦法修正。所以，他們的「運勢」之論，就是要通過改變風水指點大家避凶趨吉。可惜我是外行，看了一通「太歲」、「黃道」、「中宮」之類的專業術語，只覺得雲裡霧裡，暈頭轉向。不過我注意到的一點是，各位大師都提出了具體的辦法：什麼豬型掛件、水晶飾品、種花養魚等等，想來做這些生意的商人倒可以發一筆財。命運之事，真是「難言之歎」。記得大學的時候，同寢室有位同學，總是說自己苦命：小時候是勇男不親，她姥不疼，父母偏愛哥哥姐姐；高考時是第一年失利，復讀之後才進入我報；平時是霉運連連，事故頻發。她的家庭情況究竟如何，旁人無從得知。

可是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應該不至於受到父母苛待。她的父母來看她的時候，好像還是非常疼愛的。她高考第一年雖然不順，可是第二年進的是名校，似乎也不算失敗。至於平時的故事多，這倒是真的。比方說我們一起去打熱水，經過踢足球的一群男生，那球不偏不倚，正好就射中她的熱水瓶。瓶破了一說，她的腿也被燙紅了。再有，下樓去接個電話，她也會摔一跤。

然而，事故人人都會遇到，不同的是怎麼應對突發的挫折。旁人可能會一笑了之或者過後就忘的事，這位室友卻要再三再四、說了又說，覺得這些都證明了她「命苦」的事實。我們私下都覺得她雖然沒有祥林嫂的遭遇，倒有祥林嫂的脾氣。那時大家都是未經風雨、年輕樂觀的年紀，這位室友又長相俏麗，平日桃花多多。所以，她為什麼那麼悲觀我們都覺得費解。

當然，在紅塵中輾轉打拚過一陣之後，很少有人還能完全自信地說「我命由我不由天」。因為人生的遭際的確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決定的，再怎麼才高八斗，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方能成功。可是，正如美國人說的，世界上的人分爲「見到半個空杯」和「見到半杯水」兩種。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詮釋。所以積極的態度十分重要，至少這能讓自己感覺良好。況且，道家說「禍福相依」，世界上沒有純粹的好事也沒有純粹的壞事。只要應對得法，壞事也能變成好事。就算是完全無可措手的大悲劇，我們也只能說這些是人生的歷練。眾生皆苦，我們又怎麼能例外？運勢風水之事，我的態度是存而不論。

如果種花養魚、擺弄傢具改善了家居環境，讓你心情舒暢平和，那也沒有什麼不好。只要不是整日戰戰兢兢，不查皇曆不出門、不看風水不做事就行了。至於我那位哀嘆自己命苦的室友，大學一畢業就嫁了一位學長，生了一個女兒。後來她買了房子，我的室友們去她家恭賀，回來告訴我她她似乎管家、管孩子都不怎麼能幹，但也並不着急上火。後來她全家在美國落戶，又生了三個孩子，在家做全職太太。當年的室友們提起她，反而說：「她的命真好，凡事不用操心。」

「運勢」問題

馮進

和一位年齡小一輩，有文科博士學位的朋友在電郵討論：除了吃喝拉撒睡覺愛以外，能舉出多少「非自己不可」的事來？科技越進步，自動化程度越高，「射親爲之」的事越少。一幅內地漫畫，小科員在廁所門口撞倒局長，問：「您這趟是親自來啊？」難怪他大驚小怪，局長大人下了車，連門也是司機打開的。朋友的回信，舉出幾種：洗碗、洗衣服、摺衣服、拖地板、擦桌子、擦鼻涕、挖耳朵、剪指甲、朗誦詩歌。

且來分析，洗碗這類家務事，別的人或者機器人可代勞；擦鼻涕，小時候是媽媽幹的；挖耳朵、剪指甲是理髮店的活。推廣開去，讀書有陪人，考試有槍手，文憑可依賴「辦證者」。「親自」撞死人

東西走廊

運動問題

馮進

客居人語

親自

劉荒田

柳哲

燈下集

曹聚仁佚編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

今年春節

「不懂幽默」

在英倫三島中，被稱作巨石陣的古建築相傳有數百座之多，惟獨英格蘭西南部索爾茲伯里平原上（Salisbury Plain）的巨石陣，最爲世人所矚目，成爲舉世聞名的旅遊、考古之地。

這座殘缺不全、造型奇特的古蹟、究竟是祭祀寺廟、古天文台，還是另有他途？爲何人類對它的認知依然有限呢？新世紀的大規模勘探，能解開這千古之謎嗎？

美麗、富饒、如詩如畫般的平原上，分布著旅遊區、軍事禁區、農牧區及少量的住宅區，各自互不干擾，相安無事。倒是平原的東南邊角上的旅遊區，成了外國遊客的關注點，每天至少有三千遊客慕名到訪。

巨石陣旅遊區約佔二十六平方公里，由「巨石陣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組織」、「英國文化遺產保護機構」等組織共同管理。儘管新開設的兩條A級公路，呈三角形夾著巨石陣區，但訪古心切的遊人，仍將揭開石陣之謎作爲參觀的焦點。甫一抵達旅遊區停車場，即蜂擁而入新建的特別通道，開始其解讀巨石陣之旅。

進入陣區伊始，按參觀線路指引，遊人可自北向東環陣區而行。首先進入人們視覺的是低矮的北古墳、西北區內的指引石及當年留下的濠溝及土堆。根據學者的提點，巨石陣的方向感極強，它同時還講究南北、東西的對稱。因此，遊人可在陣區南面找到南古墳、東南區內可看到另一塊指引石，先人們的智慧，從點滴間可見一斑。

今日所見的巨石殘陣，依然是人們的參觀亮點，石陣中巨大的「撒森石」（Sarsen）散發著一種神聖、威嚴的氣息，而陣內支離破碎的藍砂岩卻顯得渺小和零落。

一根救命稻草。看官一定說，朗誦，誰說不能假手於人？請跑穴的歌星，業餘的電視台主持人來，保證聲情並茂。沒錯。然而，如果指的是文學的薰陶，心靈的滋養，那麼，它是極端地私人化的，有如洞房之夜微醺的新娘，抱她上床的必須是新郎。誰能爲「務必親歷」的審美體驗代勞？事隔四十年，我還清晰地記住在飢腸轆轆的鄉村，讀普希金的長詩《奧涅金》。

奧涅金離開村莊後，純情女子達吉亞娜悄悄走進他先前的居處，面對人去樓空，念出極樸素的詩句，我讀得滿臉是淚，窗外是欲曙的星空，詩意的靈魂脫體飛升。

可見，培育愛的情懷，增加學問的厚度，思維的深度，胸襟的廣度，這些，是萬年以後也必須親自做的日常功課。

好在，朋友最後提到的「朗誦詩歌」，給了我

今年春節，我在家翻閱著名作家曹聚仁生前編選的《曹聚仁書話》所收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一文可知，該書確係曹聚仁所編，曹聚仁生前在港時，也曾保存有該書。他在我的書架上，找到了一本我自己編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，對文發一苦笑。並非戲台裡自己唱，這部書內容實在精彩萬分。木刻書名，說是京都濟世堂鑄樣，上面紅字印了那首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海內；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一神童詩。扉頁上除了紅字木刻書名，還有這麼一副對聯：

投機發財，仍須努力；騙人上當，吾愛所宗。

這便是被禁書的主旨，好似這五個字，道破了蔣政權的心病，而何能與陳濟棠，更是頭頭是道。其實，這是幽默文選，不必那麼認真；我在扉頁上引用了蕭伯納的話：「真正的笑話，就是非非說笑話。……」筆者細讀了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的篇名，但在書中卻未見該文的正文，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是排字工人的不慎漏排？還是該文被蔣政權查禁？抑或是半個世紀流轉中缺失了？我至今仍迷惘不解。筆者在翻閱曹聚仁在三十年代初主編的《濤聲》時，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第二卷十二期上，發現了吳坤仁所寫的《京都濟世堂發行幽默大補丸做書》一文，可補該書的不足。

筆者還在《濤聲》上，看到這樣幽默廣告，當是曹聚仁的手筆，抄錄如下：

「不懂幽默」，做人有什麼趣味？不懂幽默，社會全無生氣！「幽默」與「諷刺」，「俏皮」與「滑稽」，「俏皮的嬌媚」；她是太嬌，她最和氣；先露一笑，令人心醉；老牌幽默文選，只此一家，並無子孫分店在外。各界愛讀諸君，認明和合商標，庶不致誤。」



英國巨石陣 (資料圖片)

好玩才是硬道理

周雲龍



文化什錦

人在電視機前，也算是一種人機對話狀態，也可以說是很真實、很自然、很自由、很放鬆的一種狀態。他不必裝蒜，也無需裝孫，認爲節目好看就看，覺得不好看一調了之。

趙本山前不久接受湖南衛視《快樂大本營》欄目組的採訪。他坦白說，自己在家有時想看看自己的節目也難，因為他的兒子、女兒常常都鎖在湖南台，喜歡看他們的一些節目，好玩。在電視工作者或媒體研究專家那裡，什麼輿論導向、敘事策略、懸念設置、編排技巧、表達空間，到了受眾那裡，往往一律簡化爲「好玩」或「不好玩」。——受眾都是追求感官享受的趣味主義者，一般不會也不願意傷腦筋去琢磨什麼主題、意義，只看那玩意兒有沒有意思，當然，老百姓眼裡的「好玩」，只是籠統的表達，這個「好玩」對電視人而言，往往不是那麼好「玩」的。

有專家學者可能對「好玩」很反感，電視是個主流媒體、公共平台，怎麼能一味追求「好玩」？怎麼能任受眾審美興趣牽著鼻子走？太俗了吧！可是，天下之大，有誰打開電視是想接受訓導，聽人嘮叨的？除非他有受虐狂。其實，受眾認定的「大眾」，內涵是豐富多彩的，而且那些能引起大眾感覺共鳴、心靈共振的「好玩」，一定是好看的東西、耐看的東西。事實上，如果電視節目不好玩，就不可能有人樂意看、堅持看，那麼節目承載再多的意義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要知道，受眾普遍認同的那些「有意思」，對從業者、研究者而言，才是真正「有意義」的，不妨套用一句名言，好玩才是硬道理。我以為，好玩，是大眾文化產品的起點，也是終點。

有人看到上海引進「既劇竊又毫無文學價值」的郭敬明等一百四十九名文化人才的消息，表示憤憤不平。有網民回帖，你可以鄙視郭敬明，卻無法阻止廣大青年讀者群的熱捧。文學屬於時代，屬於大眾，不太可能屬於文學評論家。

電視不更是如此嗎？它是真正進入千家萬戶的媒體。你可以批評某個頻道低級無聊，你可以鄙視某檔節目俗不可耐，但是只有許多人惦記著那個節目、鎖定了那個頻道、喜歡著那種主持風格，這樣的傳播才是有意義的。說受眾是趣味主義者，還有些學究味道，準確地說，人在電視面前其實是赤裸裸的享樂主義者，所以電視本質上應該就是娛樂化的，節目不在娛樂中爆發，就可能在不娛樂中滅亡。

而且，人在看電視時表現出來的享樂主義，往往還帶有一點點自虐、自憐的傾向。一個好看的故事或是好玩的故事，其實某種意義上就是證明，作爲群眾一員的你，眼睛並不雪亮，簡直是瞎子。那些引人入勝的情節安排裡，你看好某個性派的人物，一般都沒有好下場，他步步高升，你可能要倒胃口了；你看好的一對情侶，必定有分分合合的折騰，他們能白頭到老，你肯定覺得索然無味……好看的節目，在於一波三折；好玩的故事便是，你知道了開頭，猜不到結局。

可是，現實的世界，哪有那麼多一波三折？生活基本上是平淡的、瑣碎的，宛如平常一段歌。也許正是因爲真實的生活中有著太多無聊、無奈，我們才在電視上不斷地搜索「好玩」，這不是也算一種補償心理？其實，電視面前，人皆「審美疲勞」。因爲有貪民的大量存在，許多電視人常年被折騰得心神不寧，時不時地要創新、改版。貪官，禍國殃民，而電視機前的貪民越多，電視會越好看，電視業也會越發達，電視工作者才不至於在大話、空話、套話堆砌的美麗幻覺裡意亂情迷、不能自拔！

的官二代，有爸爸叫李剛。多年前，某記者以艷羨的筆調，寫香港某億萬富豪的兒子追求異性的熱誠——買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送上門去。我反駁說，玫瑰花攻勢和愛情未必搭界，它只和錢與勢有關。富家公子從頭到尾，只幹了一件事：按鈴或打電話，吩咐秘書去辦。餘下的，準備花籃的有花店，送花有搬運工，錢打進信用卡，連簽卡也未必親自。

想到這裡，頗爲喪氣。古時候的傳奇「賣油郎獨佔花魁」，好不容易攆夠去青樓春風一度的銀兩的窮小子，全憑「親自」獲得第一紅牌阿姑的青睞；親自清理她醉後的嘔吐物，洗澡，侍候她就寢，卻不做愛做的事。如今，愛情差點被錢和權這類外物包辦了。

好在，朋友最後提到的「朗誦詩歌」，給了我

今年春節，我在家翻閱著名作家曹聚仁生前編選的《曹聚仁書話》所收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一文可知，該書確係曹聚仁所編，曹聚仁生前在港時，也曾保存有該書。他在我的書架上，找到了一本我自己編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，對文發一苦笑。並非戲台裡自己唱，這部書內容實在精彩萬分。木刻書名，說是京都濟世堂鑄樣，上面紅字印了那首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海內；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一神童詩。扉頁上除了紅字木刻書名，還有這麼一副對聯：

投機發財，仍須努力；騙人上當，吾愛所宗。

這便是被禁書的主旨，好似這五個字，道破了蔣政權的心病，而何能與陳濟棠，更是頭頭是道。其實，這是幽默文選，不必那麼認真；我在扉頁上引用了蕭伯納的話：「真正的笑話，就是非非說笑話。……」筆者細讀了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的篇名，但在書中卻未見該文的正文，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是排字工人的不慎漏排？還是該文被蔣政權查禁？抑或是半個世紀流轉中缺失了？我至今仍迷惘不解。筆者在翻閱曹聚仁在三十年代初主編的《濤聲》時，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第二卷十二期上，發現了吳坤仁所寫的《京都濟世堂發行幽默大補丸做書》一文，可補該書的不足。

筆者還在《濤聲》上，看到這樣幽默廣告，當是曹聚仁的手筆，抄錄如下：

「不懂幽默」，做人有什麼趣味？不懂幽默，社會全無生氣！「幽默」與「諷刺」，「俏皮」與「滑稽」，「俏皮的嬌媚」；她是太嬌，她最和氣；先露一笑，令人心醉；老牌幽默文選，只此一家，並無子孫分店在外。各界愛讀諸君，認明和合商標，庶不致誤。」

今年春節，我在家翻閱著名作家曹聚仁生前編選的《曹聚仁書話》所收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一文可知，該書確係曹聚仁所編，曹聚仁生前在港時，也曾保存有該書。他在我的書架上，找到了一本我自己編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，對文發一苦笑。並非戲台裡自己唱，這部書內容實在精彩萬分。木刻書名，說是京都濟世堂鑄樣，上面紅字印了那首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海內；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一神童詩。扉頁上除了紅字木刻書名，還有這麼一副對聯：

投機發財，仍須努力；騙人上當，吾愛所宗。

這便是被禁書的主旨，好似這五個字，道破了蔣政權的心病，而何能與陳濟棠，更是頭頭是道。其實，這是幽默文選，不必那麼認真；我在扉頁上引用了蕭伯納的話：「真正的笑話，就是非非說笑話。……」筆者細讀了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的篇名，但在書中卻未見該文的正文，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是排字工人的不慎漏排？還是該文被蔣政權查禁？抑或是半個世紀流轉中缺失了？我至今仍迷惘不解。筆者在翻閱曹聚仁在三十年代初主編的《濤聲》時，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第二卷十二期上，發現了吳坤仁所寫的《京都濟世堂發行幽默大補丸做書》一文，可補該書的不足。

筆者還在《濤聲》上，看到這樣幽默廣告，當是曹聚仁的手筆，抄錄如下：

「不懂幽默」，做人有什麼趣味？不懂幽默，社會全無生氣！「幽默」與「諷刺」，「俏皮」與「滑稽」，「俏皮的嬌媚」；她是太嬌，她最和氣；先露一笑，令人心醉；老牌幽默文選，只此一家，並無子孫分店在外。各界愛讀諸君，認明和合商標，庶不致誤。」

今年春節，我在家翻閱著名作家曹聚仁生前編選的《曹聚仁書話》所收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一文可知，該書確係曹聚仁所編，曹聚仁生前在港時，也曾保存有該書。他在我的書架上，找到了一本我自己編的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，對文發一苦笑。並非戲台裡自己唱，這部書內容實在精彩萬分。木刻書名，說是京都濟世堂鑄樣，上面紅字印了那首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海內；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一神童詩。扉頁上除了紅字木刻書名，還有這麼一副對聯：

投機發財，仍須努力；騙人上當，吾愛所宗。

這便是被禁書的主旨，好似這五個字，道破了蔣政權的心病，而何能與陳濟棠，更是頭頭是道。其實，這是幽默文選，不必那麼認真；我在扉頁上引用了蕭伯納的話：「真正的笑話，就是非非說笑話。……」筆者細讀了《真正老牌幽默文選》的篇名，但在書中卻未見該文的正文，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是排字工人的不慎漏排？還是該文被蔣政權查禁？抑或是半個世紀流轉中缺失了？我至今仍迷惘不解。筆者在翻閱曹聚仁在三十年代初主編的《濤聲》時，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第二卷十二期上，發現了吳坤仁所寫的《京都濟世堂發行幽默大補丸做書》一文，可補該書的不足。

筆者還在《濤聲》上，看到這樣幽默廣告，當是曹聚仁的手筆，抄錄如下：

「不懂幽默」，做人有什麼趣味？不懂幽默，社會全無生氣！「幽默」與「諷刺」，「俏皮」與「滑稽」，「俏皮的嬌媚」；她是太嬌，她最和氣；先露一笑，令人心醉；老牌幽默文選，只此一家，並無子孫分店在外。各界愛讀諸君，認明和合商標，庶不致誤。」